

沧桑纪事

徐江善——著

徐江善
新闻作品选

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徐江善新闻作品选

沧桑纪事

徐江善——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桑纪事: 徐江善新闻作品选 / 徐江善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552-6283-1

I. ①沧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新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70990号

- 书 名 沧桑纪事: 徐江善新闻作品选
著 者 徐江善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董建国
封面设计 乔 峰
装帧设计 李开洋
平面制作 青岛翰墨杰人平面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 (710mm × 1000mm)
印 张 32
字 数 56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283-1
定 价 56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印刷厂服务电话 0532-88194567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文史类

我辈情怀

1977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。

黑龙江大学聚集全国各地好学上进青年朋友，七七、七八、七九级，成群结队，择优入校，风起云涌，人才济济。全国各地，大体相同。

放开眼界，此中华一场空前重大文化启动也。人才于积压中爆发，形成整个世界大有可为之势，实际已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行。

徐江善同志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。黑大中文系七八级学生。一毕业就从事新闻工作。数十年如一日奋进到今天。自然与社会相互推动中，一贯进取不歇，逐渐形成他的人格魅力：敞开自我襟怀，迎受各种考验，颇具格局眼光，练就大手笔，展示出一种特有的自重。后又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写作，用传统士人言志抒怀的方式进行表达，时有佳句。

数十年来，江善同志起步于边远的佳木斯，在新闻传媒领域辛勤耕耘。从北国冰城哈尔滨，到海滨城市大连，再到首都北京，在新华社这个舞台上施展才华，获得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，中国新闻界最高奖——长江韬奋奖（长江系列），成为黑龙江大学首个长江韬奋奖（长江系列）获得者，为母校争光。

在新闻园地笔耕之余，他还在散文、诗歌（旧体诗词）、小说、报告文学诸多领域均有收获。报刊上时有作品问世，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。

目前江善同志可说著作颇丰，尤其他所写的报告文学，对当代历史的深入刻画，识者多交口称赞。报告文学所崇者实，而实必来源于真。

人类最强大的力量，不是出于物质世界的权威，而是出自心灵的慈悲。尽管我缺少对他作品的检索，却因他的人文精神而偏爱。才华是其情怀的呈现，情怀是其才华的内蕴，而这两者都是以他胸中的正气为支撑的。

在江善同志作品结集出版之际，手书“法古方知规律，师心乃出性情”以赠。集义既久，明道不移，成就了今天的江善。作为他的老师，为他取得的成就高兴。

是为序。

艾 若
丁酉之夏

我本“稻草”

路边的一根稻草如果没有人理睬，它永远是一根稻草；用它捆绑一棵白菜，身份就与白菜一样，拿去捆绑大闸蟹，身份就与大闸蟹一样……

这就是著名的“稻草定律”。

如果“稻草”散发的是攀龙附凤的气味，当然不足取；如果“稻草定律”阐释的是个人与祖国的情怀，个体命运与时代舞台的内涵，就是人生宝典。

从这个意义讲，我就是一根“稻草”。

一、故里情深——青葱岁月最难忘

曾经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闯关东》，再现了中华民族人口大迁移之一的山东移民的生动史实。

我的根即缘于闯关东。我的父母闯关东的故事，与多灾多难的祖国紧紧连在一起，远比电视剧精彩。

人从哪里来？人到哪里去？随着年龄增长，对这一千古命题兴趣益浓。

2016年春天，我来到山东胶东半岛，在龙口（黄县）寻根，在我的祖居地凭吊先祖遥远血脉之河。

海云寺徐家是我父亲的老家，十余里外的臧格庄，是我母亲的故乡。他们童年时即跟随满怀梦想的父辈踏上了闯关东之路。

老家的村支书徐国会找出徐氏家谱，上面记载：明朝万历年间，我的先祖——对徐氏兄弟，挑着担子从江苏沛县逃荒到胶东半岛，在此落户安居。

我在相距不远的臧格庄一棵花椒树下久久伫立，我的母亲苦难的童年一幕

幕在眼前浮现……在她去世三周年后，沿着她当年的足迹，我从臧格庄老家起程，重踏闯关东之路。为此，写了散文《“跟着”妈妈闯关东》，记叙了她苦难而多彩的一生。

我出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，出生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，新生的祖国经历了朝气蓬勃的美好岁月，开始跌入“反右派”“大跃进”，以及“文革”十年的泥淖。

不仅因为那时年龄还小，更由于生于普通工人家庭，根本嗅不出那些频繁运动的政治气味。

父亲是一名汽车司机，我上有哥哥、姐姐，下有妹妹、弟弟。一家七口只靠父亲每月70元的工资过活。

最初的童年记忆是饥饿。

粮食供应不够吃，姐姐牵着我的小手，我在饥饿中不停地哭泣……还有就是更深半夜去豆腐坊排长队，等待能买到半桶豆腐渣作为家中辅助食物。当然，还曾跟随母亲到乡间挖过野菜捡过粮食充饥。

经历饥饿年代，至今我养成习惯，吃饭时从不浪费一粒粮食。

到了上学年龄，记得上的是离家不远的永安小学。

那时路过市委市政府办公楼，看到进进出出夹着皮包的干部们心中羡慕至极；仰望家门前不远的港务局三层高小楼——那个时代这个城市最高楼房之一，感到耸入云端高不可及。

不久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。

记忆深刻的有这样几件事儿——

学不上了，整天在街头巷尾晃悠。有时老师带着我们看大字报，什么打倒、什么批臭，只是看个热闹。印象最深的是刘少奇、邓小平的漫画，简洁而夸张。还学会了唱“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，他们三个是一家……”新民谣。记得有一位同学只因写错了“毛主席”三个字便遭到批斗。

那是一个炎热的盛夏，在工人文化宫广场，真是人山人海。临时搭起的台子上站着市长和他的夫人等一排政府官员。他们头戴高帽，大哈着腰呈飞机状，胸前挂着大牌子，市长赵云鹏等人的名字被打上大大的红叉。

不时爆发的口号响彻云霄，人们愤怒地高呼着，官员们个个哭丧着脸狼狈不堪……平生第一次见这阵势，我看得目瞪口呆！

批斗是残忍的，一所中专学校的校长被活活打死，肛门被塞满，四肢被钉上钉子。另一派掌权，组织人去参观打死人的罪行。

年龄小，参观我还不够资格。惨不忍睹的景象令我善良的母亲连续几天叹息不止，至今我还清晰记得那位校长的名字叫朱殿威。

武斗的场面惊心动魄，就在离家不远的合江港务局。

一天清晨，一队队全副武装的码头工人一车车开来，包围了我曾经仰视过的办公大楼。大人叮嘱我不要出门，大楼附近埋了地雷，偶尔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。

与血腥场面对应的是母校，一位战士的牺牲，使我突然间感到荣耀起来。

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叫刘英俊，在“文革”这一年为抢救儿童，勇拦拉炮车受惊的军马不幸牺牲。他恰好担任过我所在的永安小学校外辅导员。

尽管辅导的是高我几年的学长，我读书的那所小学立马名声大噪，校名改为英俊小学，我们也成了英雄哺育过的祖国花朵。记得每年清明节，我都起大早，跟着同学们来到英雄墓前祭扫。

“文革”前期的混乱和残酷记忆不多，大人们在忙着武斗，我的小学时光在悠闲、惊愕、困惑、茫然中度过。

荒芜的年代没书可看，书都被当作“四旧”扫地出门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知识的“山洞”，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宝藏——

一天，我去看望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的姨姨，她保管着从全市送来准备化为纸浆的“四旧”图书。我钻进一个高大的库房大门，里面的各类书籍堆得小山一般。

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书。我把自己埋在书山里，一看就是一天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以及古今中外的美文就是那时走进了我的记忆。我经常来这里，文学爱好的种子从那时起深埋进我的心灵土壤。

转眼上了中学，难忘的青葱岁月。佳木斯第五中学一个个年轻而稚嫩的面孔至今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作为班长，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2016年国庆节期间，我回到家乡，将能找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，还有我尊敬的于守范、马莉老师。

说不尽的同学情，道不完的同窗梦，同学们拉起“难忘青葱岁月，共叙师生情谊”的横幅。40多年过去，岁月在每一位同学的脸上都留下刀刻斧凿的痕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，但举手投足间仍能看到少年风采。

忆苦思甜吃“忆苦饭”的趣事，哗啦沟畔农场学农的场景，淘小子与同龄马老师的恶作剧，以及于老师批评同学们近乎尖刻的“歇后语”……

那时工宣队、军宣队已进驻学校，实行军事化管理，学年叫连，班级称排，于老师是连长，我作为学生代表是副连长兼排长，同学还记得我这个连副，至今还有人叫我“老排长”。

1973年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
教语文的刘眷禹老师的丈夫是右派，我在她家看到了许多藏书，经常去借阅。有一次，借阅一本《宋诗词选》，看完特别喜爱，于是买了一大张白纸，连夜把这本书抄写下来，手抄本至今仍保存在我的书柜里。我据此写的散文《难忘的手抄本》还得了奖。

另一件缘于伟人邓小平，他的命运竟然与我这个小人物紧密相连。1973年邓小平复出，随着各行各业的整顿，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所谓“回潮”。这一年秋天，刘眷禹老师神秘地告诉我，很快就要恢复高考了。

而我第二年就中学毕业，恐怕赶不上了。正在焦急中，刘老师帮我想主意：转学降两年，等待参加高考。

刘老师帮助我转入佳木斯第一中学，降两年入185班。

然而，反击右倾翻案风兴起，恢复高考又泥牛入海。我也失去了等待两年以后毕业的耐心。于是，又是刘老师帮助我转入佳木斯第二中学。

我的中学一共念了6年，一中仅仅几个月，五中、二中各约三年。1976年7月，我从二中毕业，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上山下乡是唯一出路。

感谢互联网，微信把天各一方40余年未见的同学聚到一起。2017年春节，我回到故乡，与老同学们把酒言欢，共叙情谊。

与二中的老同学相见，分外亲热。合影留念，畅谈悠悠往事，感念款款深情……

一位女同学因家庭出身不好，入团时内查外调，她哭了几次。作为班长和团支部书记，我内心一直感到歉疚。有同学找到她的电话，立即拨通，我请她原谅，尽管这是40年前的往事，是那个时代极“左”思潮的一束小小浪花，却令我难以忘怀。

生逢“文革”乱世，尽管中小学没学到多少文化，仍然被冠以知识青年抛到广阔天地。不知是天生愚笨还是“文革”的原因，我的数理化始终学不好，中学培养了文学爱好，语文还学得不错。

虽然“文革”荒芜，梦想却从未被剥夺，我曾做过画家梦，参加过佳木斯工人文化宫美术培训班培训，还常到江边写生；还曾梦想成为音乐家，学过二胡、月琴等乐器，小学时跟随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演出。

中学只是打下一定的文化基础，值得怀念的是青葱岁月纯真的少年情怀，天真烂漫，真情如玉，没有杂质，没有污秽。经过数十年消费主义大潮的冲刷，如今更显稀缺可贵。

少男少女山泉般透明的感情，明眸皓齿洋溢着激情的青春，对心仪女生心生爱慕的纯真情愫……都永久留在记忆的蓝天，任凭岁月的风雨一年年吹过，永远挥之不去……

二、初涉社会——广阔天地黑大情

1976年7月的一天，我和一群中学生在佳木斯港登上轮船。

我父亲的单位对口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，位于松花江下游绥滨县东部，也是我上山下乡的目的地。

那一天码头上人山人海，母亲、婶子和同学们前来送行。当我站在船甲板上向大家招手告别时，看到母亲在落泪……

轮船顺流而下，傍晚停在绥滨县码头，数百名知青下了船，被各场团的汽车拉走。

我被分配到八团五营四十二连当一名农工。这是位于黑龙江畔的一个新建

连队，有上海、北京、哈尔滨知青上百人。

我在场院排，春播、秋收……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装满160斤小麦的麻袋，我扛起来还要登上近十米高的跳板，每天累得出一身臭汗。

两年的农场生活有这样几个故事令我终生难忘。

由于中学语文底子较好，很快团部新闻科新闻报道组看中了我，要调我去工作，可是连队的指导员不放。我两次被借调到团部，我的工作是从跟随陈干事搞新闻报道。记得第一次采写的稿子被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采用，我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农场老职工老朱，上海女知青吴月珠，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好人。老朱是我的班长，话不多，足智多谋；吴月珠是个漂亮率直的上海姑娘，那时她刚结婚不久，待我们这些新来的小青年很好，经常邀我们到他们家吃饭。

1977年4月5日清明节，我在老朱家吃了鸡蛋，又去吴月珠家吃了饺子。我的日记记载了农场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至今怀念那些朴实善良的人们！

最令我难忘的是袁大爷。复习准备高考时，为了躲避居住数十人大通铺知青们的嘈杂，我搬到袁大爷饲养马的马号，与他住在一起。他不仅给我做好吃的，还在我第一次高考失利时给予我鼓励……

我将这段经历写了一篇散文《梦绕魂牵袁大爷》，在《人民日报》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征文时刊登在报刊上，并获得二等奖。

2016年10月4日，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兵团农场连队。

在当年团部，除了礼堂还在，其余均已旧貌新颜，认不出来了。汽车沿着笔直的柏油马路由团部向东疾驰。正是稻谷收获时节，辽阔田野一片金黄。

半个多小时过去还不见营部和连队的影子，只有零星的几排平房。

下车问收割稻谷的一位老农，他说营部早就取消了，连队在几年前黑龙江发洪灾时淹没了，多数职工搬到了团部，只剩下几户没有走。细一打量，这位老农正是当年连里机务排的小孙。

我们握手拥抱，分外亲热。他说现在地都分给职工了，老袁早就去世了，老朱一家搬到团部，吴月珠等知青都在大返城时各奔东西了……

营部没有了。记得当年只是为了赶到那里看一场露天电影，我们同船来的

一位陈姓的知青便因车祸命丧途中……

小孙已成老孙。他带着我寻找当年的连队，只有食堂还在。

1977年岁末的一天，寒风呼啸，我们十几个考生凌晨起床，前去团部参加十年“文革”后恢复的首次高考，就是在这个食堂每人吃了一碗常顺面，然后登上“突突突”响的拖拉机，向着夜色中几十里外的团部驰去……

连队的其他民房几乎都在洪水中被冲毁了。我来到袁大爷生前居住的马号，已是一片碎瓦残墙。

就是在这里，我每天凌晨3点起床，以火炕为书桌，常常举着蜡烛复习备考……

就是在这里，心地善良的袁大爷给过我无私的帮助和鼓励，改变了我的命运……

我所在的连队曾是一片激情燃烧的热土，百余位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把汗水洒在这块土地，如今只有残垣断壁，荒草满目。多少人的青春和热血，都埋葬在莽莽荒野。举目四望，寂静无声……

想到这儿，仿佛梦境一般。我的心不禁生发阵阵悲凉。

汽车载着我离开连队，我却心潮起伏。

我的日记记载，38年前的1978年10月4日这一天，我背着柳条筐，正在玉米地里掰苞米。中午，送饭的拖拉机带来喜讯，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从此我离开了工作两年多的农场。当年的考生，年龄从17岁到37岁不等，七七级考生有570万，七八级610万，录取率仅为5%和7%。

1978年的10月23日凌晨，我乘火车来到哈尔滨火车站。天蒙蒙亮，偶遇伊春来上学的谢植春——一位保持了近40年友谊的挚友加同学，我们一起找到黑龙江大学接新生的牌子，来到黑龙江大学校园，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活。

2016年10月23日，当年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七八级部分同学汇聚深圳。热情的辛国胜、郭丽、王楠燕同学邀请大家，在深圳——改革开放的热土汇聚一堂，纪念跨入大学校门38年。

站在邓小平铜像前，缅怀一代伟人和沧桑岁月，个人沉浮与时代风云际会，从心底生发万千感慨。

对我这个来自边远小城普通家庭子弟而言，大学是神秘而陌生的。学的专业是中文，对作家仰视若高山。记得学校请来一位省内某杂志社人士前来讲座，只因是省作协的会员，我们崇拜得奉若神明。

周围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鞭策我：“男儿当自强。”

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国事家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”冲击最大的还是时代风云。与其说大学生活培养了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，不如说大时代的波涛把我们这一代人推向时代潮头。

正逢“文革”后大变革时代，思想解放在年轻人最为集中的校园发轫，对“文革”的反思、伤痕文学、异化思潮的批判……尤其是国门洞开，新思想、新思潮狂飙突进急速涌入，洗礼着我们这些从“文革”梦魇中走出来的年轻人。

如今想来，上了哪些课，讲了些什么，包括一些同学的是是非非，大都淹没在时光烟尘之中，唯独周艾若老师组织的一场场专题讲座，令我终生铭记。

周艾若，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长子，时任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副主任，是一位仪表堂堂、博学正直的知识分子。他的特殊身份，使得中国文艺界名流大腕得以莅临黑大——一个边远省份的省属综合性大学。

至今记得中文系阶梯大教室人头攒动，丁玲和陈明夫妇、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、刘宾雁、艾青、萧军……

真是群星灿烂，他们是中国顶尖级的大作家、名诗人、名记者。他们仿佛是出土文物，劫后余生，承载着苦难、艰辛和辉煌，从历史的深处走来。

2017年5月1日，周艾若老师已是九旬老翁，我在北京北三环的威亨酒家备下寿宴，我们七七级、七八级几位同学为老师祝寿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学生文学社团“大路社”。那是一个展示风云激荡佳作不断的阵地，令我受益匪浅。还有已经作古的崔重庆老师以及教过我的段墨轩、韩式朋、杨庆辰和他的妻子陈淑芳老师等等，都教导我做人的事，给过我知识和帮助。

感谢黑大，感谢四年大学生活！然而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毕业分配时触礁。

恢复高考是当代中国的大事件，是改变两代年轻人命运的大事变。首届名为七七级，实为第二年春天3月入学，作为七八级学生，只与其相差半年。十年荒废，各行各业急需人才。

我的愿望本是留校当一名教师，记得历史系刚刚组建，系主任饶良伦老师也同意要我。可是，分配时却把我分回老家。

几番努力终告失败。那时一来太过年轻，二来也是对我一生“不会来事”的第一次惩罚。到北京工作后从教育部得知，以我当时的条件（未婚、未带工资），至少可以分配到省城。

可是，手握毕业分配大权的人把有各种关系、各类条子、打上招呼的人优先安排好的单位，我们这些来自边城、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子弟，只有打道回府的份儿！

有人告诉我，那时送上一份“薄礼”——一瓶二锅头、两斤槽子糕，成本很低，即有可能分配到好一点的单位。可我却不明事理，这也是我终生不解的“风情”。

1982年7月的一天，一辆老旧的绿皮列车载着我返回故乡。感觉像一粒被权势者反复咀嚼过、吐到窗外的口香糖，我久久凝视着窗外的原野，内心的苦楚像一条泛滥的河流横冲直撞。

只因我是无权无势的工农子弟？只因我没有关系没有后台？只因……我不甘命运摆布，不服权势驱使——并非因为不热爱我的家乡，而是我了解了一些毕业分配的内幕，尽管那只是冰山一角。

最初目睹社会的丑陋在我的心中留下阴影并播下仇恨，也成为我当了记者之后用手中的笔鞭挞丑恶为民申冤的不竭动力。

当时我正痴迷治印，于是在离开校园时，我刻下一枚印章，上写两个阳文篆字“雪耻”。

今天看来，这一举动有些幼稚可笑，但却是当年的真实记录。

三、扬帆起航——新闻生涯始故乡

“转瞬离开《佳木斯日报》（前身为《合江日报》）30多年了，当年办公

室里的一株竹节海棠却像一簇绿色的火焰，始终燃烧在我记忆的夜空，照耀和激励着我坚守新闻理想和家国情怀，在新的岗位为苍生鼓与呼，为剧烈变革的伟大时代放歌……”

2016年秋天，《佳木斯日报》总编辑、我的同学佳伟兄打来电话，要我为曾经工作过的《佳木斯日报》创刊70周年写些文字。

这是我新闻理想扬帆起航的地方，迈出的新闻事业第一步。于是我欣然写下《海棠依旧笑春风》一文，从竹节海棠的风骨写起，回顾新闻从业起步的点点滴滴和人生命运的转折。

1982年夏天，大学毕业回到家乡，便是漫长的等待分配。

一直到初秋时节，才通知我到中共合江地委机关报《合江日报》做一名记者。

我在那篇回忆文章中写道，在《合江日报》的短暂岁月，“新闻职业素养的培训，为我的新闻从业经历打下厚重而明亮的底色。毕业时本欲在大学当个教师，却阴差阳错迈进了新闻殿堂，说句心里话，当年对新闻知识的了解基本是空白。”

由于心怀“雪耻”，不甘屈服，我立志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。尽管我的家离报社不远，我还是吃住在报社，抓紧复习功课。

报社分配我在副刊当记者，同室的刘子民、段继山、鞠云河都是资深编辑，副总编辑老颜是个做事严谨的老领导，带领我们把副刊办得有声有色。

报社的一年使我初识新闻要义，深入县乡采访，对新闻报道从一无所知到略知一二，特别是当年报社浓厚的业务氛围，令我终生受益。

尽管报社的集体十分温暖，尽管记者的职业十分体面——这是我在兵团农场时向往的地方，可我仍然不甘于此。

一年后的金秋时节，我正埋头复习等待第二年的研究生考试，忽然有一天，领导把我叫到佳木斯宾馆。

迎接我的是一位面容和蔼、风度儒雅的领导，他就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李惠民——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。

总是笑眯眯的老李询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，问我都写了一些什么作品，

然后笑咪咪地与我握手告辞。

我当时决没有想到，不到20分钟的谈话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我这根出身卑微的“稻草”，从此与国社——新华通讯社结缘，命运之神在这一天把我推上了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。

第二天，地委宣传部胖胖的刘副部长约见我。她说：“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要一名通讯员，25岁左右，大学毕业，文字要求好，我们认为你合适……”

我未置可否。

毕业分配的阴影还未散尽，我正在为应考日夜用功，连节假日都躲在办公室复习。“雪耻”的印章就摆在我的案头，每天都像一根鞭子，抽打我发奋努力。

回到家与一些朋友商议此事。一位朋友告诉我，机不可失！考上研究生分配也不过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，况且你能否考上还是未知。

专业课不成问题，只是英语基础太差，没有外语天赋，尽管一年来回母校参加了几次培训班，英语长进仍然不大。

经过一番比较，我决定一边到新华社当通讯员，一边复习应考。

没想到，当我来到宾馆向老李报到时，他却叫我立即跟随他下乡到三江平原调研。

地委派了一辆吉普车，我跟上老李，还有老记者王来喜、张广远，向着三江平原腹地进发。

那时的沙石路凹凸不平，汽车颠簸得左右摇晃，不时头撞车顶棚。我们从汤原、宝清，到饶河、同江、抚远，日夜兼程。千里沃野正是秋收时节，访谈、座谈、实地调查，一个多月来，接触了垦区和地方大批干部和农户，对三江平原——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状况和问题有了清晰的了解。

在宝清县河泉大队，一位62岁的农民自费到外地学习技术，在屋前一亩半菜园里栽种西红柿、平菇、大蒜、辣椒，获得丰收。他的事迹感动了我们，在老李、来喜、广远鼓励下，我尝试写了一篇稿子，经老李修改后定稿，题目叫《六旬老农宋玉章自费去外地学习栽培技术》。

稿子怎么发走呢？

我们从宝清县来到抚远县。记得来喜带着我在一片泥泞的沙石路上寻找邮局，终于在一排简陋的平房中看到了绿色标志。我们伏在案头把稿子誊写在方格电报纸上，一个字几分钱已经记不清了，总之，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完成电报发稿。

这是我在新华社发表的处女作。电报从祖国的东北角抚远县发到哈尔滨，再抄写下来发到北京的编辑部。我在新华社发表的第一篇报道播发的电头日期是11月18日，前后用了20多天。

2016年10月我再次来到抚远，崭新的城市已令我难以与当年的县城印象重叠。如今只要有一个终端，键盘轻轻一击，稿件就会发到万里之遥的任何一个地方……

老李是个惜才爱才的伯乐，他在一个多月中暗暗观察我、考察我，让我独自写了几篇稿件，在返回佳木斯时，他便向地委宣传部领导提出，让我直接跟随他到哈尔滨的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工作。

初冬时节的哈尔滨滴水成冰，老李把我分在分社政文室，有“右派”刚改正的任永达，有兵团调来的勤奋能干的张持坚，有豪爽直率的蒙古族记者巴根……

白天采访，晚上写稿。为了尽快适应国家通讯社记者工作，我认真研读优秀新闻作品，并把这些作品剪贴下来，一段一段分析，一字一句研读……

在整理30多年前的旧作时，翻拣到这些资料剪报，发现我像一只蜜蜂，奔忙在新闻原野，勤奋的努力获得了回报。

我从黑土地起步，大踏步奔跑在新闻采访之路上。

很快，我便正式调入新华社，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。

在黑龙江分社的日子里，我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，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“五·六”火灾，亲历了1989年那场风波在黑龙江的全过程，以及报道北京亚运会。

2017年5月6日，我在30年前火灾爆发同一天从北京乘飞机来到边城漠河，下了飞机直奔“五·六”大火起火点。

第二天，从面貌一新的漠河沿途南下，经图强、阿木尔林场，一路奔向加